



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

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中共中央通电全国：武装保卫平津、保卫华北！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！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！号召全体爱国军队、全体爱国国民紧急动员起来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。

7月29日至30日，日军攻占了北平、天津，接着调集30万兵力向华北发动大规模进攻，并扬言“一个月拿下山西全省，三个月灭亡全中国”。

此时，中共中央正积极推动国共二次合作，共同抗日，并派人赴山西与阎锡山商谈抗日之事。中共中央北方局也在刘少奇带领下，由北平移驻太原，领导山西抗日斗争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全国各地的大批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人士纷纷来到山西，湖北等22个省市的爱国青年更是成批涌向山西。就连一名南斯拉夫的留学生，也与北平和天津的学生一起来到山西，他说他的朋友和同志都是中国人，所以他自愿拿起武器保卫中国，并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。

这时的山西，已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声势最大、动员民众抗日最广泛的特殊地区。素有伟大爱国主义情怀的山西铁路工人，在抗日救亡的号召下，也以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为己任，作好了奋起抗击的准备。

8月25日，根据洛川会议精神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将红一、红二、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、第120师、第129师，从陕西东渡黄河，进入山西，迎战日军。

据当时第一位运送八路军将士上前线的火车司机许中新生前回忆，9月8日夜，第115师先遣部队的数千名将士在暴风雨雨中到达太原，准备前往平型关拦截日军。这些将士在太原补充枪支弹药之际，铁路工人接到了驾驶火车运送他们上前线的命令。太原机务段的火车司机们，将一台台蒸汽机车装满煤、加满水，随时准备与将士们奔赴平型关。

9月12日早晨，满载抗日将士的列车就要出发了，此时，省城各界人士闻知消息，纷纷赶到火车站，将毛巾、肥皂、罐头等物品塞到将士们手中。人群中，从东北流亡到太原的青年学生也挤到列车旁，动情地唱起了《松花江上》：

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我的同胞，还有那衰老的爹娘。九一八，九一八，从那个悲惨的时候，脱离了我的家乡……

抗战决死队的战士们也赶来为八路军将士们送行，他们大声唱着抗日歌曲，还有的战士眼含热泪跑到车厢前与八路军将士紧紧拥抱、握手、话别，车站上空到处弥漫着同仇敌忾的气氛。

这一幕幕，都激荡着铁路工人的内心，他们在悲壮的歌声中，鸣响长长的汽笛，然后启动列车，载着首批奔赴战场的八路军将士从太原站驶出，朝着平型关方向而去。

一路上，铁路工人驾驶火车机智勇敢地躲避敌人的飞机侦察，快速将第115师先遣部队运送到距离平型关较近的原平火车站。9月25日，第115师在平型关一带迎战日军，取得大捷，这也是自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，不仅震惊了中外，而且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，迟滞了敌人的进攻，支援了平汉、正太等铁路上的友军的作战。消息传来，全国人民无比振奋，正冒着日军飞机轰炸加紧运送后续八路军部队的山西铁路工人，更是信心倍增、奔走相告，因为这支打破“日军不可战胜”神话的八路军部队，正是他们运送到战场的。《晋冀豫区的工人运动》中这样记载道：

在准备平型关战役的时候，同蒲铁路工人以他们青年的战斗热情，不顾牺牲，当车守（车长）王成明被炸流血牺牲的时候，许多青年工人争着走上他的岗位，在敌机轰炸与机枪扫射下，坚持完成运输任务，保证以后创造平型关著名战斗的八路军能迅速安全地进入战斗。

在运送完第115师的抗日将士后，铁路工人又冒着敌机的轰炸，将东渡黄河赶到太原的第120师、第129师的抗日将士们快速送往前线，很快，雁门关伏击战、夜袭阳明堡的捷报也相继传来。

铁路大规模运送抗日将士的行动，遭到日军痛恨，为了阻止铁路运输，日军在攻占忻口和娘子关期间，曾一次动用几十架飞机猛烈轰炸太原站，太原站内9段铁道顷刻间被全部炸断，但铁路工人并没有因此被吓倒，为了保证抗日部队运输，车站所有工人奋不顾身地冒着敌机的扫射和轰炸抢修铁路，保证一列列抗战列车及时从太原站开出，驶向战场。

抗战列车从这里驶出

林小静

傅山居太原小西街考

郝岳才

傅山一生经历明、清两个朝代，生活在朝代鼎革的转型期。明崇祯十七年(1644)太原沦陷后，他出家为道士，居无定所，除在太原的松庄、土堂、西村与崛岫山居住外，还先后游历于寿阳、平定、盂县、汾阳、祁县、平遥、介休乃至省外，足迹半天下。晋祠，是傅山一生中经常过往的地方，留下了诸多墨宝文痕，如大五寸行书“晋源之柏第一章”石刻、文昌宫西小洞石壁大五分楷书“阴鹭文”石刻、茶烟洞中南壁大石上大如粟升的“云陶”石刻、吕祖阁“日上山红赤县灵金三剑动，月来水白真人心印一珠明”行草书神禽联，以及与晋祠及太原县人物交往的诗文，等等。如此多的文踪，是否说明，傅山曾居住在太原县及晋祠附近呢？

诸多文献史料佐证，傅山在太原县城确有一处别业，就在城内小西街，即现晋源区凤城西街附近。

第一，从《霜红龛集》中傅山有关程示周的诗文中得见，清顺治初年，傅山子侄傅眉与傅仁曾寓居太原县，受教于程示周。

傅山曾有《寄示周程先生》札：“令侄来，得近况，甚善。兼闻两部能读书写字，是足怡示周于流离之后耳。晋祠乔木云端，时一流览，可歌可泣。章句训诂之余，当勤杖履耶……儿辈过晋水，湿沾德教，此固先生遇子弟之常，然吾兄所处境何等寥落，数数经故人往来乎！”也有五律《程仲示周读书寓中竹三十个》《晋源逢示周》与七绝《程生二首》《代越越赠程生二首》。从这些诗文中得见，傅山与程示周为“道义友”。清顺治初年，傅山游历于汾州、平定间，子侄则受教于程示周，寓居太原县。

第二，从傅山《致魏一整十八札》第四札与第五札中得见，清顺治六年(1649)，傅眉当往平定完婚，但因为太原县城戒严，傅眉、傅仁兄弟无法出城，于是傅山写信求助于布政司经历、好友魏一整。

170多年前的“晋行记”

张玉虎

170多年以前，曾有一位满腹经纶的大学者，沿着古老驿道，在三晋大地演绎了一次实实在在的“晋行记”。这位大学者，就是清末的乌鲁木齐·倭仁。

清咸丰帝即位之初，倭仁被外放为叶尔羌（今新疆莎车县）帮办大臣。倭仁接旨后，于正月二十携家眷从北京出发，一直到当年的七月初三，才抵达叶尔羌城。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，倭仁仍坚持写日记，详细记录路程中的见闻和感想。这些日记后来被收入《倭文端公遗书》之中，为后人研究当时的地理、交通、官制和各地风情民俗等提供了珍贵资料。

倭仁在日记中记载，二月初一他经井陘口，从平定槐树铺进入山西境内；二月十九，在永济黄河口可合驿打尖后，渡过黄河进入陕西。19天里，他途经山西17县、35个驿站，行程1430华里。那么，在日记中，170多年前的山西，是什么样子的呢？

二月初一，槐树铺尖（五十里），入山西界。过西、北两天门，柏井驿宿（三十里）……初二日，平定州宿（五十里）。平定，汉上艾地。石门口峭石壁立，松柏幽秀，数日经过中最佳之境。性爱山居，遥望白云深处，树影炊烟，人家如画，神移久之。

倭仁一到山西，就被平定州“树影炊烟、人家如画”的美景所陶醉，“性爱山居”的他，竟“神移久之”。如果不是公务在身，想来他是会多逗留几日的。

初四日，过井泉驿。山路升高，望远双凤朝阳、羊头积雪，悉在目前。寿阳宿（五十里），春秋马首邑，韩昌黎使王庭凑，次寿阳驿，咏云：“风光欲动别长安，及到边城特地寒，不见园花兼巷柳，马头唯有月团圆。”唐朝韩昌黎奉旨东行，在此咏诗；清朝倭仁奉旨西去，在此与昌黎邂逅，大发怀古幽情。

初七日，祁县尖（六十里）……平遥宿（五十里）。刘菊士大令，两淮都转星房同年之叔也，廿载故交，欢然话旧，供应丰腴，兼有馈贻，令我不安之至。平遥隶以千计，轮日值差，县署日用，咸取给于隶……频年丰稔，犹有哀鸿，邑地狭丁繁、失养者众欤！

平遥县令刘菊士，对倭仁“供应丰腴、兼有馈贻”，倭仁虽不安之至，但因与县令是故交，不好拒绝。倭仁收是收了，但内心仍惦记着黎民百姓。

初八日，张兰尖（三十五里），介休宿（四十五

里）。初事奉课：老亲拟有平定孙妇之娶，而适丁郊坐困之，太原县城戒严不能出，谓翁台可代山谋而引手也。专劳黄玉兄躬叩请教。机非在我，倘妙有筹略，求与黄玉面议之。缕缕不尽，并在黄玉口致。山但有手额，不宜，连翁先生大护法。道弟山稽首。慎！

黄玉兄还，道勤恳，极感，极感。拟复造司请前命，太原县村力侵星至侍，老亲亦获清之县令出东村矣。前命可已之。然不置之雅，真真铭之心髓矣。非复常言。稍宁，图晤未央，专遣力奉闻。黄兄属笔。道弟山稽首。慎！

傅山写此二札的时间，据清《太原县志》记载：“（清）顺治五年(1648)冬姜瓖反，云中大乱。六年(1649)三月，伪抚姜建勋既败于忻州，复入西山。从静乐、交城间小路趋攻汾州下之。乃引兵而北至太原，营于晋祠，夜半来攻县城……贼败退保晋祠堡，我师围之五日……”可见当在清顺治六年(1649)三月后，此间傅眉、傅仁兄弟所居，在太原县城无疑。

第三，傅山《致魏一整十八札》第九札至十七札，均涉及朱四死亡事：

无端怪事奉闻：昨友过村侨小集，孺子之婿来四迺来食婚。邻居有秋千，朱四见而戏之，下即死于架下。山所侨实为尔楨杨长兄之庄。庄乡约与楨兄不善，恐从兹生葛藤。若事到台下总捕衙门，求即为多人主张一批之。事虽无他，而乡约既欲修却，朱四之兄则无赖凶顽之人也。万一有言，凡道府县衙门统漠门下鼎鼎力持之……

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在清顺治九年(1652)前后，具体地点在杨尔楨村宅，即太原县城晋祠周边。乾隆《太原府志》卷四十三《寓贤》记载：“杨尔楨，黄州人。侨居晋祠，两弟被贼执，尔楨请代弟缚，贼义而释之。”杨尔楨乃傅山同道好友，二人曾游走太原府城拜访名士，傅山也曾为杨

策马入并 欣然下笔

春入并州路，群芳夹故关。
前驺驱弩过，别境荷戈还。
古戍余荒堞，新耕入乱山。
时平民自适，白首乐农闲。

——韩琦《过故关》

宋皇祐五年(1053)，韩琦被朝廷任命为并州武康军节度使。韩琦自小性格直爽大气，豪迈不羁，聪颖过人，诗文俱佳，弱冠之年便以第二名的成绩高中进士，从此走上仕官之途。

从汴梁出发，韩琦一路向东，心情颇为舒畅。正值春暖花开，莺歌燕舞，当他进入并州地界，目极所望，但见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于是欣然下笔，写下了流传至今的《过故关》。

“春入并州路，群芳夹故关。”这样直白的切入，注定了这首诗大开大合的气象。并州作为中国北方重镇，既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关键地区，同时也肩负着保卫首都汴梁安危的职责。韩琦之前，“并州者也不乏其人”，但韩琦却是提出将并州由州治升为府治的第一人。也就是说，韩琦作为宋仁宗最信服和最得力的助手，上任并州武康军节度使时，已经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了。而这一句，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格局和胸襟。微风拂荡，草木勃发的并州大地，到处都蓬蓬勃勃。边塞关隘两旁野花摇曳，红红紫紫，在风中摇荡，仿佛一张张笑脸，迎接着远道而来的韩琦。

“前驺驱弩过，别境荷戈还。”新鲜的北地气息袭来，韩琦忍不住深吸一口，感觉五脏六腑通畅无比。前面带队的马车，也像突然得到了鼓励，竟反客为主，催握着手持弩箭的士兵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，穿过眼前的土地。中年的韩琦，有足够丰富的人生阅历，从名动京华的“片纸落去四塞执”，到与西夏交战展露卓越的军事才能，再到面对积贫积弱的国势，提出以整顿吏治、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，切中时弊，开启了历史上有名的“庆历新政”。当他看到不远处手持武器的士兵，思绪瞬间被拉回到刀戈相见的战场。

“古戍余荒堞，新耕入乱山。”古老的边塞关隘以一股不可侵犯的威严气势，屹立在广阔天地间，周边农民新耕种的土地，片片相连，竟然跟远处逶迤的山脉相接。一股难掩的喜悦和释然，从诗中逶迤而来。这种笃定和超然，不仅跟韩琦的职位有关，还跟他性格中的乐观、淡定、积极、坦荡有关，也跟他的通透和智慧有关。

“谁言智者不兼仁”，显然，韩琦眼中的一切，都是心灵的映照，河山坦荡，万物美好，“时平民自适，白首乐农闲。”劳作的老农人白发苍苍，并没有纠结于粮食的丰欠和自己日渐苍老の年龄，他拄着锄头站在刚刚播下种子的田地里，用袖子抹去额头上的热汗，露出满足的神情。诗的终句，更是反映了当时政权稳定、人们生活相对安稳的社会现状。

历史上的韩琦是一个“图富贵岂臣之本心，窃禄位是臣之深耻”“奉身以直，居职惟公”“明得失，辨忠良，击权臣，时人所不敢言，必殊死论列之”的形象鲜明的官员，但在《过故关》这首融思想性和艺术性为一体的诗歌中，我们分明看到的是一个宅心仁厚、为国分忧，关注民生的诗人形象，隔着近千年的时间，散发出杰出而极具担当的人格魅力。

诗意图卷局部
(33)

策马入并 欣然下笔

指尖

扫码看视频

